

朱子大全

冊
古

卷之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
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
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卽已力
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
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
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
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
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
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
重爲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

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爲此一方除深

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面稟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爲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

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此睢盱以求苟免於
譴辱中夜思之旣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
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
之情不能自閼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
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
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
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
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爲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
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
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爲此以違素心今旣不能得
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
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
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

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爲隣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卽小狼狽大卽大狼狽遠卽遠狼狽近卽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旣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
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
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
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
唯三峽玉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款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
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
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
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
卻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
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
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

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尙多今日流傳既廣卽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吻脣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尙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爲此彼

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卻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
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
事者行之甚盛甚感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
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
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
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
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
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實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
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
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
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
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

憂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挾撻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

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
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
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
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
平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
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疎賤之言
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每
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
淺言深分疎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
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
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疎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

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

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卽借兌目今虛掛欠籍用敢輒拜公牘冒浼控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

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顒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